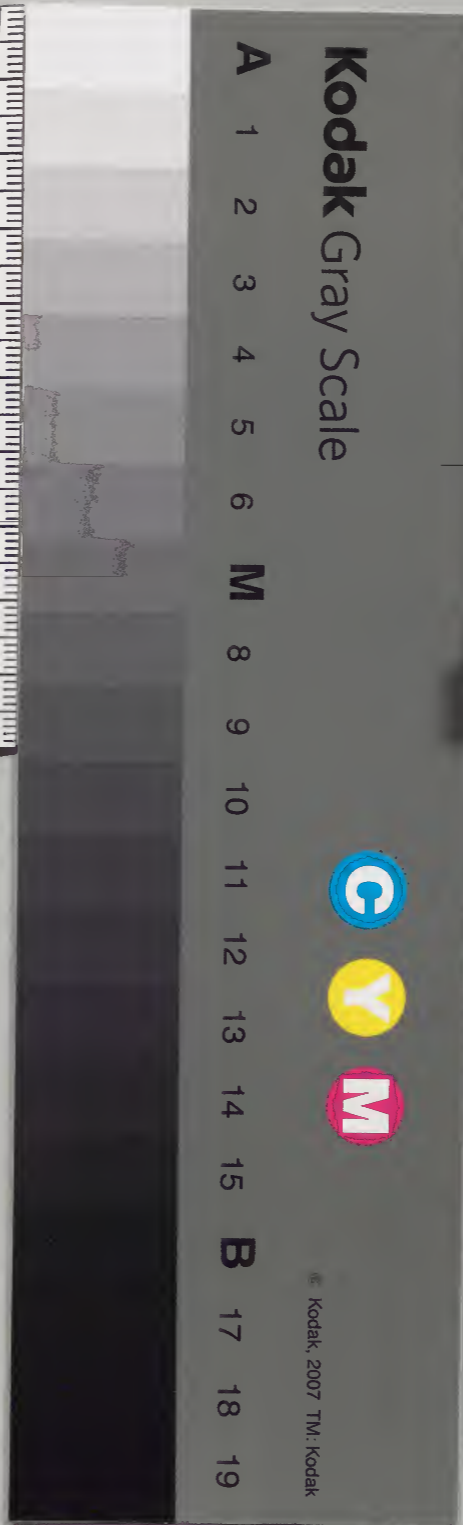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四七二	函	三六二
架	四	冊	六九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七二	函	三六二
架	四	冊	六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12
冊數	69 (64)
函號	362 69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三碑碣目錄

宋

王元之 一篇

范希文 一篇

歐陽永叔 一篇

司馬君實 一篇

蘇子瞻 二篇

王介甫 一篇

馬子才 一篇

元

閻子靜 一篇

元復初 一篇

程文海 一篇

鄧善之 一篇

姚端夫 一篇

張起巖 一篇

國朝

宋濂 一篇

宋訥 十篇

永樂四年 一篇

解摺 一篇

王偉 一篇

陳璉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三碑碣目錄

又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五十三

左長史上海李

星西王
南興編

紀善慈谿馮

厚校正

碑碣類

宋

四皓廟碑

王元之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
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
聘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
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
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
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
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

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
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隊于地吁扶幼君秉大
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
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
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
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鬯則以水
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閒彊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
鑿而方枘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
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
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於此乎
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乎勃之右當
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
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

事哉欲望其如紫芝之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
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
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宴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
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
桓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
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搖立而無君戕殺兇賊何莫由
此其後惜天子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奕棋
纍纍簡編可謂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
來也至公於萬民其往也無私於一身前所謂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
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
生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可
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

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
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
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
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
者若干人因歷觀之美則羨矣敘先生之道似若未盡
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
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
懼亦春秋知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亡
予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
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
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漢之戾園
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哉昏

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
歸已先生不生孰將去矣蒼野峩峩祠荒薜蘿遺象斯
在德音可歌清風凜凜白髮皤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壽域碑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湯乎
池晝無健而開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
嚙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澗天地離合我其高鏞春
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
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
木德為板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澗恭乎
高鏞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侔老
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
拔者也洎霸道既昌皇風不競則必洒法令為風雨以

驅之興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
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蠹起勦
斂角張刑巢蔽空憲網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
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瑩卒乘鱗集鯨吞鼓頤蠶
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勃亂
冬燠夏淒煙蒸霧障興瘧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
以天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鷲勃興山羆搏人水蟲射影
海躍蛟螭陸走虬蝮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
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
序典禮于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繒
綵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饋載非車不安于是乎錫
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
係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于山沈珠于泉禁

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
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
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候
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
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
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
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
於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
于今世耳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
碑者悲也非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天兮安得後之域基奸扯賊民
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唐狄梁公碑

范希文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
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
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
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
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
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
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
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長時長
史司馬方眦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
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

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繹之所
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
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
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灾并州
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
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撫
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
廟曰安使無叨血食以亂明拓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
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
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役者五千口有
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似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
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

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邪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右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賊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于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

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聞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君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二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眾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閒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閒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

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

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勛德不可殫言有論

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
不柔受于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
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
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
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
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
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
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
孤騫溯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
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
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
至誠其孰能當

樊侯廟碑

歐陽永叔

鄭之道有入樊侯廟刻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雨雹近鄭
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之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
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
陽剖符傳封與漢長夕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
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苦戰滎陽京索閒亦侯半
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
沛公事危鴻門瞋目一視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
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
然當盜之事不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
怒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
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
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
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為雷霆其不和

之甚者疑結而為雹方今歲旱且久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疑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君實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曲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今以官品為所祀世之數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折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類教侈廣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閱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齋於庶人慶曆元年

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今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之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于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丞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伏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解無肯唱眾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

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
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
以藏家譜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
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
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
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
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敘其事款
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
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敘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
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不丕生河
東太守教教家平陽其後言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
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頰後魏末為太守頰曾孫
顯儁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

兖州刺史頰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川郡
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唐高祖
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
戰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
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
為御史大夫括孫晦為太子賓客晦兄昕為義成節度
使皞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有傳見於
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版或遷寶鼎晦之從
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
椽椽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沼
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
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崞太谷三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

更名某漢失天下其反別者自布於晉陽復事之終嵐
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幙府棄官歸鄉里太宗
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爲文氏考諱某以
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
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
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撰
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二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
夫人某氏配燕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
爲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
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
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宋唐周
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

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
奉神版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云
誰敢譖天佑有宋誕生拓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鈞克釐
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徃逍遙不日而
消仁祖遘疾群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清謚出殿方維
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
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謀居之安疇如
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許允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
洋山木蒼蒼是倫是劇是斷是斲達于有洛是相是虞
是卜是諏是築是棟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渌渌新
廟旣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憮勿侈勿崇予躬
是容人庫公堂公曰予康人隘公廷公曰予寧人勿予

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庫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子履
予視俾躬之爲美匪日之爲黷廟堂既闢四室有血豢牲
孔碩導黍及稷豆籩既滌掃洒既備旨酒既沛割牲爲
饌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社
強明壽愷帝錫公祿崇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宣帝
匪公優公勛是醜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
詒孫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
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
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
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

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
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
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
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
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
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
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鉉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

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犧牲雞卜羞我觴於蔡荔丹與蕉董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七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乎無韋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

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惻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藉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
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
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王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筐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圖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
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梅侍讀神道碑

王介甫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
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
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
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
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
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
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弟
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
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己詔曰試哉
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
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
羅反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
嘉閑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

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彊敕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
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異窘西賊論將
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牾合阻夷神者公
尸黜之倅州用獄一售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制河
就付將領三年告以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
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徒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丁
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
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璋諾公與俱會璋召還公
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
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菲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
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
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

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用命選事得權
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
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
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
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
南昌勲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
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
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
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
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披雲堂碑

馬子才

觀音院橫據于石城兩山之閒如巨舟轉海寂闕古岸
無以為登臨遊覽之娛以發揚詩人之豪思山之僧曰

普饒鑿後崖而為堂憑虛搏險以升飄飄然令人有輕
舉之意里大夫程公名曰披雲予謂饒師曰披雲之狀
若何也師曰予嘗宴居坐堂上隱几而觀之有物出于
山石間茫洋虛徐而來循予襟又拂于袂掛予帷裳泛
予軒窗雪霜之交枯葉颼颼予身如裘火輪不飛衆人
淋漓予身如絺揮之以子則如波轉而流激步之以足
則如水仙入閨苑前披靡而後隨合彼以予身為槁木
之枝朝栖暮宿乎其上肌膚凜凜冰玉清山前紅塵門
外萬事忙中之擾擾者求以即我而予坐重簾之中遂
幄之下尋不得而又去也公之名予堂其盡於此歟他
日以問公公曰此甚非吾所謂吾今告予以略山川浮
遊洋溢之氣是為群陰結穠雲之靡靡瓊層顛而沈沈
長風如兵浩衝擊也漫漫之中露秋碧也忽兮須臾萬

里闕也青天無疵覩白日也如是登堂而觀之豈不快
哉鄉人馬存聞公言而壯之既而歎曰公於世為聞人
方歷顯仕其志在於功名者也若饒師者養閑激清無
求於世而已矣予雖愚不靈異時亦庶幾知公所謂者
乎不然將隨師玩弄杳冥和朝霞而餐之二者必有一
得矣乃以公之意而為之歌曰

癡雲壓隴堅如城猛風擊破如雄兵寒溪古洞收不徹
有如奔車白旆旌空營林梢劃劃露微碧玉匣漸見清
銅精影轉西風留日脚凡解黃金鴈空落寶篋刮盡重
瞳膜到盛一海春冰薄世界傾在琉璃瓶神豪氣正肌
骨清使欲插羽翰飛上朝玉京不須卜琬秋江波兩腋
自有天風生長憶當年玉川子殷勤會問蒼生事

元

曲阜孔子廟碑

閻子靜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
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
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
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
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
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
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
燬于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闈存者無幾右轄
嚴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
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
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費舍即
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

三州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五分地置濟寧總管
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禮不華恭承詔
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
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為守臣者敢不對教休命
以廟役為任首出泉幣萬緡眾翁然助之傭工顧力市
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樑榑礎之屬悉具
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望稱是露階釳砌咸足用
焉郡政之暇躬為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
廩積各有司將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戴
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轟重蒼亢以層基繚
以脩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座
既遷更塋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
撫計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緡計者十萬有畸落成之

曰遠近助祭者衣冠輻湊衆庶瞻顙千禩祖庭頓還舊
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
廟碑爲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持敕中書
賜田五千畝以供築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
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踧踖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
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
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
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
相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
其道而安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
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
詔求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
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

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
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
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續而成之故自紹膺
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
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
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
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
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人之効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無
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寔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
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
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
魯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

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
序不忘承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
翼翼如矢斯棘如暈斯飛邊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
嚴世爵以延汎掃有戶窳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
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縣縣與國無疆於
萬斯年

漢番君廟碑

元復初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
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
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
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丙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
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
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銷助漢入

關得王長沙切著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以高哉徒知
今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
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
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
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戎廟成圖之以
寄郡人玄教嗣師具真人曰此真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
廟當有記真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
其來享誰繫君駒芝山之岨誰維君舟番君旗導以水
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兩
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梁
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
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倣

平雲南碑

程文海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
負險弗庭憲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
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
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
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為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
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繇中道先
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
十二月傳其都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國主段興
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
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
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略
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解經

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
軍平烏蠻部落二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得磨谿洞三
十六金齒白衣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
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
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
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
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
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
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徃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
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
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
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
不持載無不覆燾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

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
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
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虛我使
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粹其主
弗誅烏辜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
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
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
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
下為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
取之其視今也孰俞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迹
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
灑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全馬與夫點
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李盟之夫各有所畏

焉耳今也鑄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
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
神與嘉賴之嗚呼盛哉矣臣事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
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
而系之以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粵西南陬水
駛山嶺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
巢居燕及跼為繫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渝被生
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
孰為要荒點蒼蒼蒼禹迹堯牆并鉞參旗終夜有光威
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帝禹廟碑

鄧善之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脩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鑿諸樂石而以命臣
文原制曰可顧臣庸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
不對揚不顯式昭茲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
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
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為
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
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是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
肆觀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
于遠然帝自肇功䟽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
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
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
民用昏墊孰任已溺懋于奮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勤
躬胝胝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

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
帝僅五世嬰時投艱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繫帝之德足以繫厲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胙
于東土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群居畊鑿
服習聲教邇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觀其因山之制
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茲顧享皇元受
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區
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
山川鬼神壹是寧謚列聖繼承用弘茲道誕降璽書凡
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棟宇傾圮官為繕完若江
浙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荐饑疾癘
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
千石期以共理當為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

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燎風雨
欺壓黻冕弗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閒即廟爲觀邇
年更爲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
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庀具備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
勸礱石以楹陶甃以甃庭觀嚴敞殿廡翼翼若帝臨止
川谷貫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
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
之平水上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
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
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信其志
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湮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
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
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奧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

言語傳漢儒旁披庶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
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經緯
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續承大寶丕建皇極
中外大臣務肩忠蓋謨協贊襄蓋將絜斯世而躋之三
五之盛神人具孚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安靈茲土
嘉猷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斃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
其詩曰

泐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同圭
壁斯皇翮其颺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劍是藏維是
橫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疆帝躬菲惡俾民榮
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切加九有道尊百王世嚴秩祀
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
蠲來享雲布龍章繫帝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

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端夫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勸平宋彭義斌淑擾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八見帝賜之問而竒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漢涵濡絕其等夷時詢

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邊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握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一一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今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為計局鈎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繫收坐屏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

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圖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矜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東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瘴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切

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奸數年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圖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辨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什鼓賊或偽降覘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隲中其

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
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
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
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
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
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賦
以多爲功至迫于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
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
職風紀大體微意栢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
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
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瀾
漫漫灌沮如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捷石堤
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

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搏
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
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
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
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巨哉
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絡不滿三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
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
給鞋車始克歸葬于徐邳峽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
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
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
三年當至大之元制曾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
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貢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於公光
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見益南踰
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
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聰
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投
其爰浙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
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
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
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
時望夫將窆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
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為襟其帶伊何淮流在
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鬻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曾祖
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良

蚤隕祚上公是命既土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
未存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
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
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幸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
有伏生歸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曾臆以傳來學而新
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
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
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
明叔視事之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瞻先賢之所藏仰
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脩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
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述

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
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唯鄒平
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別祠縣學又即墓建祠其趨向
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
前哲而進于學予以化民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
齊產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
有攷仍繫以銘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壁藏
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
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之
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二
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
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

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倪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之曾孫
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
葉夢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歛崇文摠目
尚書大傳三卷為伏勝撰晁氏以為勝終之後歐陽生
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
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為秦博士秦坑
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
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系之秦而系之漢題曰漢
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
懋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
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稽古之
力斯文與俱茲不曰榮從祀孔廟徧于寰區罔不敬承

荆茲梁鄒鄉墓攸在礪世作程沈沈玄高體魄所安祠
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壞必葺通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
相望閱千百齡穹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國朝

開平王神道碑

宋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
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
十三日訃聞

皇帝為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
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
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
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
至冬十月九日始塋復推恩及其二代皆為王爵生榮
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
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
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
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
焉臣濂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石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
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群雄並起
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二為群盜劉聚所得聚
觀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
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

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眾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眾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

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
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
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
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
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
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
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
千餘人壬寅春脩安慶城羅友賢構亂據池州神山寨
將與士誠通杭欽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
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

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
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
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
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
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
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
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
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溯流而上舟
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
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

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

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圖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擗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

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真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主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

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勛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

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
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為多於是生
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
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
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
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勛烈於不朽
云爾銘曰

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
嶽震動颺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
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
芥半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

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
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入百
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
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歿幅員之廣漢唐莫過
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閒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
輔帝業翊運之勛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切
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
封袞衣綉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宋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
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
勒銘垂示千億

勅建太學之碑

宋訥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群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
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
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
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群臣稽首曰
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

天子學制授諸冬官臣恭奉 明詔夙夜匪懈榘楠豫
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興土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
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
所以會講率性脩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
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并覆以亭物貯以庫餼廩蔬
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
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層基大
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

稱自經始以來

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
年夷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

天子遣使祀

先師以大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
制備矣十又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諸生進
拜堂下博士臣龔敦執經祭酒臣吳顯講經既畢

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
日

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
無不至焉越一日

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

文辭承

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弦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為國家楨幹祚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願臣膚陋敢不對揚

帝命式昭 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呈臣服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

綱乃補學基難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式輝京邑

隱若天藏考制定規

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違工師用勸効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

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 一代典章

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啓迪激昂

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

紹虞唐德進英豪業脩俊良股肱

朝廷都俞巖廊以佐文化慶祚靈長願佑

皇圖萬世無疆

御製視學之碑 永樂四年

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

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於
茲後世之君其學政或脩或否是以治不古若也我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龍飛淮甸渡江首建學校親祀孔子日引儒臣講論經
義求古聖人之道身體力行既統有萬方即詔府州縣
皆立學天下士子雲集京師復新作廟學於雞鳴山之
陽親製教條頒布中外又命天下增廣生員復其家府
州縣皆用春秋有事孔子賜以樂舞德教廣被海外諸
國及蠻夷酋長並遣子入學教化之隆視古為盛朕續
承大統仰遵成憲乃永樂四年三月朔日躬詣廟庭謁
先師孔子前期三日雨而將事之夕雲霧澄霽星緯昭
明既天宇穆清旭日鮮麗含萊文廟退即彝倫堂文武
群臣咸侍左右師儒在席諸生序列堂下命祭酒胡儼

等以次講經成禮乃還夫學以明道也道之體廣大光
明配乎天地日月而其實不離乎彝倫日用之間孔子
明之上以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下以為後世植綱常
開太平於無窮而世之極其尊崇之禮者非於孔子有
所增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惟我
皇考繼統帝王尊師孔子舉天下皆約之使由於斯道
是以治化之盛淪洽周徧薄海內外罔不嚮風慕義朕
景仰宏謨夙夜祇敬思惟繼承之道不敢怠違爰因視
學謹敘述

皇考所以致隆治化之本勒碑于廟俾我子孫臣庶尚
克欽承於千萬年

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解摺

國朝復先生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輔

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之臣咸稱
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以多賢
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稱天心也嗚呼豈不盛
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書舍人直翰
林日侍講 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講官不避即
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郁公於齊眾中資貌
環偉音吐濃暢威儀整齊知心異之上果賜名新即命
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幣賜予內直所與文淵閣相
邇也會嘗與之議論練達經歷久相善也未幾 陞北
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歲分為十二故有是
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
郎每 事廷中王音顧問天下地里陰陽戶口漕運之
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響應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

以難而謙然每事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
位自高人又莫不以為難及考滿遂陞尚書益寬大得
體不為鎖屑投資善大夫喪母歸葬于鳳陽賓客至者
數郡蓋公平生慷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
志喜交游不為冷熱變親戚有急患難不避治家有法
綜理微密而不傷於繁雖 國家能曲成人材如公之
才亦可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
上賜棺斂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為榮公
本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德字銘本母某氏祖
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公娶嚴氏尤善理家
公于家事不以為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至正丙
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奉公之柩歸葬
于鳳陽臨淮公嘗託予銘其墓而神道之碑亦不可無

刻也乃敘而係之詩曰
泰運肇開賢彙生巨細咸植勛業成有奮布衣位六卿
寬裕強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惡天所矜
有崇斯阡其永寧

義烏縣去思碑

王偉

義烏隸婺爲上縣論風土者謂其民尚氣可以義服不
可以力屈故凡來爲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
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 國朝之制郡縣
各置達魯花赤爲長官義烏自版圖入職方七十有三
年爲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輦真儒林公繼之求其
有循良之政而善於撫民者公其蓋庶幾矣公敏而練
明而不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其爲政務在抑豪縱
卹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爲本而

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者苦於夫傭
之出上府卒史道至縣者輒覓夫乃行或徒索傭錢而
去縣設關胥司其出納它有徵歛更倚是名求之糜錢
日至數百緡公至俾民所出減前十九不啻而濫覓者
皆勿有所與民大稱便田政久廢民或無田而被役而
多田者其役顧與下戶同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
于籍曰是民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多田者則隨其田
之所在驗米之數以受役而下戶細家差徭俱免民皆
服其均平屬時藉虞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居公
早夜尉諭令民以十家爲甲各相團結且募民丁教以
擊刺之法從行村落以察姦究四境院塞之處復集民
丁戍守之人尤恃以爲安適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
編禱諸神祠不應則露跣稽首以籲天七晝夜不輟雨

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眾莫知所措公直火所向銜
哀以禱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人以爲皆公精誠所感
以及有是會歲大侵官民租皆無入庸田使者按視將
復徵其半公力沮之言極剴切遂得免十之八民用深德
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怵於拘忌不葬者
公下令以百日爲限仍停喪於家者以不孝論民翕然
從化不再閱月就葬者數百喪暇日則坐庠序與學官
弟子貞考德業而閭巷之塾亦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勵之
仲春劭農必躬歷境內與其父老盡丁寧告戒之意歲
以爲常所謂公之爲政務以恩惠及民而於風化所關
尤盡心焉者多此類也若縣治頽敝旣因舊而大新之二
皇孔子廟及綉川龍祈二驛又皆一新其觀縣據孔道
觀瞻所係乃即西郭夾崇墉而建門瞰重門而創閣以

嚴啓閉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頓橋
以復完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並湖之
民賴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
官六年以滿代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爲吾縣也不
爲他人所必爲而爲人所不及爲有德於吾民甚厚盍
采其足以繫夫人之思者刻之於石以示勿忘予爲之
言曰今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
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而去民尤
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悅也者幾希不幸
而少拂其欲焉則衆惡已隨之矣故爲縣而能有以及
民不爲所怨而爲其所悅旣去而見思若公之於義烏
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千百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
循良之吏者耶是用道其善政備書爲文而興作之切

亦率聯書之公諱兀而人字仲弘用廕入官由涇縣達
魯花亦調同知新喻府事乃以儒林郎來爲義烏其來
以至正九年六月而去以十四年二月云係之以詩曰
維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尚氣禮義則同相時偏民孰
隔其衷孰善撫之粵惟我公詢詢我公循良之吏不猛
不寬政以無敵慈愛所推罔弗蒙被瞻言百里率囿于
治財維民心公實優之役維民病公實瘳之民危吾危
民饑吾飢凡民之菑公實庥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
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旣安旣阜民亦有言公我
父母愛公父母敬公神明公今去矣孰保我人我觀百
年如一秋春遺愛之存曷其能泯綉湖之波其清湜湜
民之公思有求無斃采諸衢謠勒此貞刻匪我誇公示
後爲則

重建閱武堂碑

陳璉

廣東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百越之地秦置南海郡
漢因之唐爲廣桂容邕安南五府節度宋改清海軍節
度元爲帥府後置行省逮入

國朝地歸版圖方數千里東抵閩浙西至湖湘南通海
洋北界五嶺隱然爲嶺南大藩遂開設三司統其所屬
谷理庶務都司以總軍旅布政司以宣政教按察司以
肅憲紀妙選廷臣名勳才譽素著者爲之文恬武熙頌
聲載道嶺南之人沾被

朝廷恩澤者已八十餘年每歲諸番入貢使臣宴勞及
出使外國者咸集於此禮文之盛軼于前代郡人叢觀
莫不贊歎喜歡一旦練習防閑少謹致海寇黃肖養嘯
聚蜂蟻之衆肆行僭逆流劫鄉村侵犯城郭

皇上命將殄滅殆盡民始甦息安於田里猶貽宵旰之懷特遣股肱耳目大臣相繼而來巡撫鎮守今年夏月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滄州馬公至羊城偕巡撫兵部左侍郎

廣昌揭公總兵都督廣陵翁公按治清軍御史二楊公及都布按三司諸公同至教場操軍以閱武堂低陋弗稱咸欲新之舊基低者崇之屋宇壞者易之所用材木磚石瓴甍皆在官有餘之物與民無干不踰月落成爲堂五間高三丈有竒深廣如之盼望可見數百里之遠非但集將校聽束約觀士卒操練而已誠爲大藩之偉觀也都憲公與鎮守左監丞阮公等請文勒于貞珉以垂不朽予惟斯舉乃大藩盛事誼不可辭昔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教閱之法未嘗少忘自京

都及天下都司衛所咸有教場操練軍士隳惟列聖續承丕業而猶注意武備得古人於太平之世銷患於無形保治於無彊之道孰謂講武練兵爲不急之務乎宋太宗曰兵雖衆苟不簡閱與無兵同司馬溫公曰兵患不精不患不多宋主溫公之言其深知用兵之道爲將帥者苟能以大司馬抵旅治兵之法簡閱士卒務致乎精若總戎行師何敵不克何功不成也思昔周瑜以二萬衆破曹操水陸數十萬於赤壁豈非兵之精乎謝玄以八千人敗苻堅百萬之師於淝水豈亦非兵之精乎今諸公際遇盛時深知邊務講武治兵於重熙累浹之世汲汲焉建閱武之堂嚴操練之法俾嶺南衛所將校咸知所勸蓋有以副朝廷委託之重清名重望豈讓古人哉惜予言不足鋪

張盛美而振耀之也遂敘其事以紀之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五十三

